

真西山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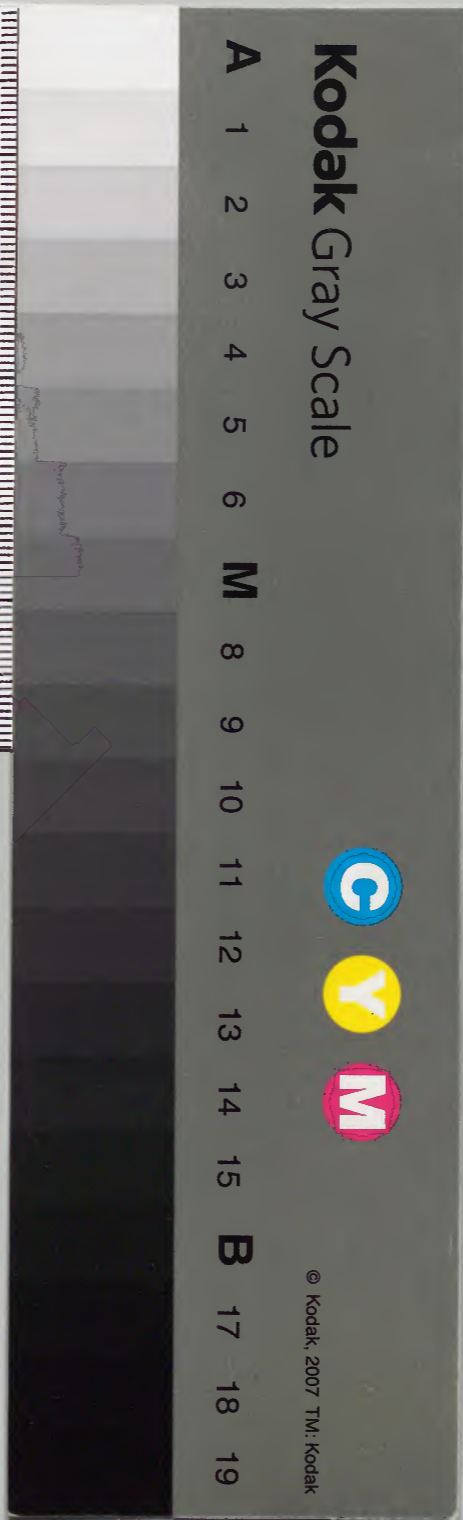
卷十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四	三	一	七	九
				漢書門

庫	文	閣	內	
函	三	四	九	
架	冊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3
冊數	40 ( 14 )
函號	299 11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十四

五典門

長幼

淺草文庫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常棣之華  
 鄂鄂鄂鞞鞞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鞞鞞光明  
 也朱氏曰不猶豈不也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  
 之華則其鄂然外見者豈不鞞鞞乎凡今之人則豈  
 有如兄弟者乎○孔氏曰爾雅釋毛傳以為常棣之  
 木衆華俱發實鞞鞞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

睦豈不強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  
作拊拊鄂是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  
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愛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程  
氏曰常棣今所謂玉季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喻兄弟  
又曰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拊亦何如字亦可以  
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王  
氏曰花萼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其相  
承覆相恃而不可離如此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西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

氏曰死生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  
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  
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  
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於原  
脊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  
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呂氏曰踈其所親而親  
其所踈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  
如兄弟蓋亦示之以親踈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  
心既得則由親而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  
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

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豈可保哉或  
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况也  
永嘆則非不憂憫也但視兄弟之急難爲差耳詩人  
之辭各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  
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曰六曰親其和而歸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嘆人各歸而  
毛氏曰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  
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也○鄭氏曰每有雖也良  
善也毛氏曰况茲也永長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  
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

也鄭氏曰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  
已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朋友之於患難義有  
不得相救也則况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  
之喪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爲而不豫曰莫  
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  
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  
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  
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  
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  
離絕者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

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  
免而況於朋友乎  
兄弟閱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毛氏曰閱狠也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  
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戎相也范氏曰  
兄弟內閱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則他人不與故  
雖朋友猶無相也○王氏曰狠於內非令兄弟也然  
及其禦侮則雖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為可恃  
朱氏曰此章正為管蔡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  
篤也呂與叔解閱為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

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全指觀之則  
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  
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  
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  
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死  
喪不能相救急難尤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  
猶當其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  
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  
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為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  
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為當然而

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違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由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為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

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為賢於兄弟者○朱氏曰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僎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毛氏曰僎陳也蘇氏曰飲饜也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宜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飲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朱子曰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和合也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兄弟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兄弟不和忿鬪自起外見侵侮內不能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

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遠常以為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患其淺陋不信故使之深思遠圖乃知其信否○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凡學蓋莫不然

一子乘舟思偁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為偁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慙偁於公公令偁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

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  
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  
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鄭氏曰願  
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  
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欲救  
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一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  
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  
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云爾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  
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  
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  
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愚按自古處兄弟之變者舜  
也周公也至於讓國以為仁殺身以為義則有若夷  
齊伋壽焉學者觀聖賢待兄弟之道知大舜不以象  
將殺已為怨而忘親愛之心則怨之小者當如何知  
周公不以管蔡畔周而遂疑忌宗室則變之小者當  
如何利莫大於得國觀夷齊之相遜則區區土田金  
幣何足校害莫大於殺身觀伋壽之更相為死則利



害得喪之微尤不足言矣大舜周公之聖夷齊伯壽之賢亦人而已爾均是人也聖賢之於親親若是其厚而我乃其心以薄自處不亦甚可媿乎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縣縣葛藟在河之許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縣縣長而不絕之貌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於中谷又云南有

樛木葛藟纍之大雅云莫莫葛藟施千條枚然則葛

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

上不生於河澣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

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為父亦無顧我之意我九族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澣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鄭氏曰有言不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縣縣葛藟在河之澣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我相聞知也

枚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

第將為沃所弁爾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杖特生貌杜赤棠也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飲助也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叢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盛也叢叢無所依也○呂氏曰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凋落曾杖杜之不如

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以上二詩所刺正與常棣相互學者以此二詩與常棣參玩則可見以成周之所以興與平王之不能復振晉昭之所以敗亡其得失蓋原於此然豈獨有國者所當戒哉凡為人未有不賴同氣挾持而能有立者同馬氏家範曰

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曹各奉吾一箭將玩之俄命其弟慕利延曰汝取一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罽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彼夷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爲安况華夏乎程子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然

感之甚矣

蓋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防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沙衰也婦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愛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又柳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子且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而聽我皇考訓戒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

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悖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言所惑者鮮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賴之獲全其家云○按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鮮克蹈之者雖薄俗漸染使然其所以離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者也故以顏柳之說附焉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如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孝愛之道而已矣

張子曰斯干詩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不報則輟故思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其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

朱子曰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舊說猶謀也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也故朱子云云○以上言兄弟

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

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十起與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云問云曰云云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着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何也

魯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才求配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避嫌雖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以乎此章言兄弟之子與已子不異故附於此禮記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其鄭氏曰祗敬也宗子大宗○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大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

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

寡約入

入謂入宗子家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

其次也

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

子也

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

父兄宗族

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內則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

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曰吾以其踈遠也子

思聞之曰無思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

示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

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

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孔叢子○范文正公之為

參政也嘗告諸子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

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踈也苟祖宗

之意無親踈則飢寒者吾安得不卹也自祖宗來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

邱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  
 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程子  
 子曰凡人家法須合每月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  
 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  
 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與為禮  
 以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之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  
 親相接耳○蘇氏族譜序曰今之相視如塗人者其初  
 亦兄弟也兄弟其初一火之身也其推說亦善故附於  
 思此○以上言宗族  
 禮記年長以倍則父事之

鄭氏曰謂年二十於四十者  
 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肩隨與之並行而差退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曲禮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  
 廣敬也  
 輕任弁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  
 皆謂以與父等者○王制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

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視與示同習其扶持尊者提挈謂牽行疏曰為兒長  
 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合習便也  
 負劔辟呬詔之則掩口而對

父辟匹亦反呬如志反○口耳之間曰呬負謂負之於  
 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呬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呬  
 使之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矣疏曰劔謂挾於  
 脇下如帶劔也長者負兒之時傾頭與語必掩口而  
 對恐氣觸人也○張子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  
 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

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須安詳恭敬○曲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

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遜之心不全  
 燕見不將命

見賢遍反○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不敢用  
 賓主之禮來則若子弟然

遇於道見則面  
 尊者若見已已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已已則隱不敢  
 煩動尊者也  
 不請所之



不問所往也

喪俟事不指弔

指音特○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限動不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嬰也

尊長或使彈琴指畫則為之可也手無容不弄手也  
嬰扇也雖熱亦不敢搖扇也此皆端慤所以為敬也  
寢則坐而將命

坐跪也命有所傳辭若尊者卧而侍者傳辭當跪前  
不可以立恐臨尊也

侍射則約矢

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箭在射庭也耦前取一次  
不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  
要而手執一若早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  
弁取四矢故云約矢也自共會而請自禮也  
侍投則擁矢也自起指而請於禮也耦相傾也  
投投壺也擁抱也矢投壺箭也尊者委四矢於地一  
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與教者也  
勝則洗而以請不親主人衣也而請之也早卦之去也  
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弟子酌酒不勝  
者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但當洗爵而請問

何所行觴也。若爵類傾不類直酒且當先後而結詞  
 客亦如之。其對壺竟同。其命酒而酌者。余于酒酌不  
 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如卑侍之法所  
 以優賓也。○今按此三句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而  
 射及投壺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  
 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  
 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  
 恐非是。○其言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  
 不角。又並及。其言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  
 侍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飲如獻酌之爵不敢用

角也。○其言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  
 不擢馬。○其言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  
 擢去也。謂徹也。已徹馬嫌勝故專之。○疏曰。凡投壺  
 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  
 以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徹取一  
 馬者。足以為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  
 馬。亦不敢徹尊長馬。足成已勝也。○少儀以上總結  
 事長之禮。○其言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註疏說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  
 為去聲。○掃席前曰糞。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



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簋擗厥中有掃也時時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其上

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掃而卻行之○疏曰拘障

也當掃時卻退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

於帚前且掃且退故曰拘而退○疏曰拘障

以箕自鄉而扱之○疏曰而扱者以手扱也

鄉與嚮同扱音吸○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去棄

物以鄉尊者則不恭○疏曰扱者以手扱也

奉席如橋衡

奉芳勇反橋居廟反○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

尾然橋井上撐撐衡上低昂○疏曰衡橫也如橋之

橫也席舒則有首尾故公食禮云卷自末末即尾也

已卷則無首尾此奉之左昂右低故如有首尾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順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問鄉卧問趾因於陰陽

疏曰坐是陽鄉亦陽卧是陰趾亦陰也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

坐在陰則上右○曲禮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敬對... 敬父同志如事父。○曲禮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曲禮

從猶就也。○曲禮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曲禮

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為。○曲禮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曲禮

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曲禮

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曲禮

為有教使。○曲禮

之也。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為。故正立拱手而聽先生

之教。○曲禮

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曲禮

為其不欲與已並行。○曲禮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曲禮

為遠視不察有所問。○曲禮

將即席客毋作。○曲禮

作謂顏色變也。○曲禮

疏曰此謂弟子講問初來之法。○曲禮

就也。○曲禮

讀書記

兩手摳衣去齊尺

齊音咨。齊裳下緝也。謂就席之時以兩手提裳令下緝去地一尺許恐轉足踐之。

衣毋撥足毋蹶

毋撥發揚貌。蹶行遽貌。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坐亦跪也。遷移也。越踰也。虛坐盡後。

盡津忍反。○疏曰：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亦是也。

食坐盡前

為汗席。○疏曰：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汗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亦是也。

坐必安執爾顏

安謂不動執猶守也。人坐好異。

長者不及毋僂言

僂仕鑿反。○僂猶暫也。非類雜。○疏曰：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暫然雜之。○今按說文云：僂互不齊也。僂言僂長者之先而言也。

正爾容聽必恭不齊少對言對身者之失而言也

正謂矜莊也聽先生之言不恭敬則心不存而易忘

母勦說○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

母雷同○雷同初交反○勦猶擊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

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

然也○然也主敬人衣是也之類坐亦跪也

必則古昔稱先王○必則古昔稱先王

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言必有依據○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言必有依據

母踐履母踏席○母踐履母踏席

掘衣趨隅必慎唯諾○掘衣趨隅必慎唯諾

趨隅升席必由下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不敢錯亂尊長之言○不敢錯亂尊長之言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掘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

受說不解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

且之請益日無倦○且之請益日無倦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應辭唯恭於諾○疏曰唯矚也諾則似緩慢○應辭唯恭於諾○疏曰唯矚也諾則似緩慢

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

言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席端  
無使有餘蓋欲得親近若扶持備顧問目擬有後來  
者闕其下以待之

見同等不起

不為私敬。疏曰同等後來者任其坐於下也

燭至起

詩異晝夜也

食至起

詩為饌變也

上客起

敬尊者。疏曰尊者見之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然

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但侍者起也

燭不見跋

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意。疏曰本

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惟呼火炬為燭

尊客之前不叱狗

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疏曰卑客亦

然與尊為甚

讓食不唾

卦嫌有穢惡

侍坐於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離席而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疏曰更端謂嚮

語已畢更問他事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禮尚謙也不顧望若子路率爾而對○疏曰若指問

一人則一人直對若普問衆人則當顧望坐中恐有

勝已者不得率爾先對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待而

間音閑註同○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間有所白也屏

猶退也隱也○疏曰卑者正侍君子而有人來告云

欲侍君子少間無事時有所白則侍者當自退避之

不得逮也

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

寢母伏歛髮母髡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

母側聽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於垣母噉應以下

皆爲其不敬噉號呼之聲也淫視流動邪睇不正也

怠荒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行倨慢也跛偏任也

立當雙足並立不得挈舉一足一足蹋地也箕謂舒



展兩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髦髮也毋垂餘如髮也  
免去蹇祛也

侍坐於君子請見不請退君子欠伸運笏澤劔首還履  
間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不請退者云止不敢自由欠伸以下皆解倦之狀伸  
始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疏曰

運動也澤光澤也玩弄劔首則生光澤旋轉也尊者  
脫履於戶內履常在側○少儀限對者當自足履

侍坐於長者履不上於堂者五科皆之而古人來告云  
履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疏曰長者在堂則侍

毋坐者脫履於階下不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坐者  
得著履上堂而不得入室

解履不敢當階疏曰○疏曰內則云履著綦鄭云綦履繫也

將升堂則解之也疏曰○疏曰內則云履著綦鄭云綦履繫也

就履跪而舉之屏於側疏曰○疏曰內則云履著綦鄭云綦履繫也

鄉長者而履跪而遷履俯而納履疏曰○疏曰內則云履著綦鄭云綦履繫也



階出戶猶鄉者不敢背耳。○曲禮云非是時不食。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雖衆敵猶有所尊。闔音合說吐活反。○雖衆敵猶有所尊。

有尊長在則否。○雖衆敵猶有所尊。

在在內也。後來之衆皆說屨於戶外。○少儀。○以上言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當與後小學篇參觀。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疏曰先飯若嘗食。

飯煖晚反。小飯同。○所以勸也。○疏曰先飯若嘗食。

然後已若勸食然。○疏曰先飯若嘗食。

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疏曰先飯若嘗食。

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木交。○疏曰先飯若嘗食。

數噍毋為口容。

數色角反。噍在笑反。又作嚼。○數噍謂數數嚼之口。

容弄口也。

客自徹辭焉則止。

主人辭其徹。○疏曰徹謂徹俎。主人辭則客止。○儀。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

凡謙也。○玉藻。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

主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也。

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與饋者同而曰不拜也

亦以稱禮之施耳○曲禮而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

陰陽所成非人事也祭先王

火食者先君子禮記祭義曰主人執俎於廟

備火齊不得故先嘗之也○玉藻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

核行隔反○恭也弗致者謂不置於地

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上環頭村也○村亦作扌寸木反○疏曰食瓜亦祭

先圃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上環是壺間下環是脫

華處也○今按頭村謂壺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

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為祭中者中環

也亦其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為手所持處以

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玉藻曰王燕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限不取再拜於尊

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疏曰陳尊之所貴

賤不同若諸侯燕及大射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各見

本篇今燕禮鄉飲酒皆無拜受於尊所之文正是文

不具耳近尊嚮長者故往於尊所嚮長者而拜也

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  
 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醕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疏  
 曰飲酒尊卑異爵故燕禮公執膳爵受賜爵者執散  
 爵又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與此  
 禮合而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  
 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玉藻云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  
 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皆先言卒爵者此據燕飲  
 正禮玉藻及士相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

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重殺膳也本為  
 長者而設故不辭具多耳  
 偶坐不辭  
 偶匹也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已四坐以食○以上曲  
 禮○以上言侍食之禮  
 當即時右言長幼之序  
 按舜命司徒以敷五教其四不曰兄弟而曰長幼蓋  
 宗族鄉黨皆有長焉非但同氣而已故今所叙先兄  
 弟次宗族次先生長者云

朋友

易兌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然當明相益之象

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

睦指上棠棣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丁丁伐木聲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又郭璞曰兩鳥鳴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

伐木之人必有此義况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叙  
 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  
 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  
 又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  
 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方  
 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  
 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  
 其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  
 舊聲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  
 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離其羣者鳥也鳥出于谷

而升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  
 其友况於事之次於伐木而人之有知者哉哉矣  
 伐木許許醜酒有蕪既有肥斝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朱氏曰淮南子云舉大  
 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毛氏曰以筐曰醜  
 以草曰潘蕪美貌斝未成羊也鄭氏曰速召也朱氏  
 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  
 尊者也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鄭氏

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毛氏曰微無也朱  
 氏曰顧念也於歎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  
 洒掃其庭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  
 簋盛黍稷之器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  
 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羴之牡者毛氏曰咎過  
 不也李氏曰吐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  
 伐木許許省文也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  
 外寧使彼有故而適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  
 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先施矣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

餽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  
 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  
 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  
 之等也乾餽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醴也酤買也  
 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  
 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餽之薄不以分  
 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  
 則飲酒以相樂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谷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倫皇  
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  
磨之義不行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  
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  
子得以遂其不子以至兄弟夫婦皆失其道由琢磨  
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爲恥也乃至人倫悖  
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非天子之責歟其曰刺之不  
亦宜乎○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  
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小  
於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與女  
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  
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也毛氏曰風雨  
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  
潤澤是雨之事也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  
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丘氏曰在危難恐  
懼則相親愛曰惟予與汝謂與已厚也孔氏曰纔得  
且安且樂汝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  
達相棄○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



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  
 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益可識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真予于懷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風雨風雨其義益可識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  
 頽扶搖謂之焱孫炎曰迴風從上而下曰頽迴風從下  
 上曰焱鄭氏曰真置也毛氏曰風薄相扶而上喻朋  
 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  
 轉谷風與相遇之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  
 而成也鄭氏曰真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如人

會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呂氏曰叔向見司馬  
 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茂與比而事  
 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  
 不可所謂維風及頽此其一端也麻味野世意盡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  
 我小怨曰文所便轉亦效盡其心以告之善其結以  
 于毛氏曰崔嵬山巔也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  
 其所被者廣然猶有不死之草不萎之木况於朋友  
 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  
 不足柰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思

讀書言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一草一木偶然死絕則  
 怨其思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  
 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  
 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規疏則自  
 辱矣或問云丘曰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  
 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  
 謂也○朋友數斯疏矣已見君臣篇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朱子說見言仁篇○南軒曰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  
 儀莫非文也為仁固由已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之  
 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  
 觀而善所輔為多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  
 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  
 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見聞之實三  
 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或問  
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曰是亦釋其文之  
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  
漸漬之意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與起慕効  
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  
反柰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  
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曰友者所以輔  
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告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  
識可資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  
焉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

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  
為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  
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愚按集註  
謂便辟直之反善柔諒之反便佞多聞之反南軒則  
不然正宜參玩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  
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  
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

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  
容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  
察○或問三章之說曰三子之言各有所偏折以聖  
日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  
亦踈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  
子張之說然於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以是  
處之其庶幾乎○南軒曰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泛交  
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為一義  
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泛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  
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為朋友之交則當與其

不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耳然而在學  
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  
讓之說且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其言若以成  
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日朱子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禮不拜祭肉  
饋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  
朋友之義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采云爾惡得無罪言罪言公則則曰宜言無罪言曰  
 朱子曰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蒙  
 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  
 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  
 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  
 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  
 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  
 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  
 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  
 也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  
 特以取友而言耳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持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

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

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

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

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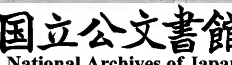
王公之尊賢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

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  
 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  
 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  
 非宮也堯館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費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  
 義一也

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所以輔  
 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  
 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朱子曰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能盡友一鄉之善  
 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



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為人故實是  
言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  
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能進其取友之道而  
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有問於程子者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心有  
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非忠  
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信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  
在我者無自辱矣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

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  
氣相如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  
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又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  
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故古人  
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  
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求  
朱子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  
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  
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



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牛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

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子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

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踈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其道而朋友以無用廢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以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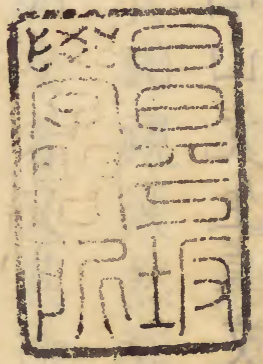
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而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

端直以為聖人疆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王回深父告友見文鑑今不錄

右論朋友之交

自易以下每條各一義故其凡別與父子君臣諸篇不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之十四終



出夫四者之不求盡其道而朋友以無用廢則朋友之  
 道亦蓋不同焉神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有力  
 而人自欲以所成辦各為其具附與交于其日矣  
 君子則欲歸附於文及之哉

故雖矣口王國恐受其害其交雖本不續於世故者  
 其於其熱感發則四野合之營然無其氣而此其氣  
 誠直以高望大顯高而極四者之關也

文政重寶

文政重寶

